

古今說部叢書

第二集

五

中國圖書公司記出版

中華國民大地理圖

●●地理教科研究會著

是圖係研究會會員楊匡製繪。并經劉魯瑛柳肇嘉趙憲狄詠棠買觀霄程永成金守誠王仁夔王元培嚴琳賈道曾等。本中學師範小學各校教授之經驗以修改之。北方各省。又得地學會張相文先生等之修改。南方各省。又得徐國廉先生之修改。沿江各省。又得江起鵬鮑光清章順湘張國翰潘兆瑞等之修改。確合示教之用。是圖山川脈絡名稱。悉本太平洋先生所著各圖。其繁簡詳略。悉依研究會所著高等小學中學師範新地理各書。圖中標明某地爲中學師範應用。某地爲小學應用。教授上最爲便利。是圖大勢明晰。既與本公司出版各種地理教科書相合。又與本公司出版趙鈺鐸之各種歷史教科書相合。是圖既適用於學校。尤切用於家庭教育軍事教育之用。卽通俗教育。亦因其疆界明確。顏色新鮮而可合用。是圖對於租地割地。最爲詳明。凡國恥關係之地。一一標明。蓋能以地圖達太平洋先生地理教科之主義者也。太平洋先生地理教科第一大主義。爲世界本國與本國世界。而是圖則爲世界本國之圖也。

●●一大幅定價一元二角

南部新書

宋 錢希白

落星石

秘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爲四絕。

瀑泉

司空圖舊隱三峯。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存爲司空之莊耳。

墜井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

夢爲虎趨

武宗夢爲虎所趨。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大中卽屬虎。

諫遊

上在驪山華清宮。值元夜欲出遊。陳玄禮奏曰。宮外曠野。須有預備。必欲夜遊。願歸城闕。上不能奪。

雞兔筭

雞兔算。國史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脚。脚卽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上是雞。下是兔。

弄子忘悲

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尙弈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覩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忘其悲矣。

滋水

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睿皇在藩日。此廳西壁畫一胡頭。因題曰。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却鼻。何畏不聞香。

五花

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訥詩云。不是上名合姓字。五花

賓館改從容。

置權量

柳仲郢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史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

野狐

野狐泉店在潼關之西。泉在道南店後坡下。舊傳云野狐拈而泉涌。店人改爲冷淘。過者行旅止焉。今法饌中有野狐泉者。以菜粉爲之。亦象此也。

五縣天子

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旦大謙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草市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耦哉。柳仲郢爲東川節度使。聞之謂幘賓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

得爲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

刺血濡章

駙馬都尉鄭曠潛曜。睿皇之外孫。尙明皇第十二女隨晉長公主。母卽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鄭固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門客尹靈琛之詞也。靈琛爲人言之。

薛荔

武坳皇以三頭冠絕一代。後惑婢薛荔。苦其冢婦盧氏。雖李紳以同年爲護。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狀頭宏詞勅頭。是謂三頭。

六籍奴婢

劉贇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贇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世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少白

裴洎入相之年。才四十四。鬚髮盡白。

白塘

衛中行自福察有贓。流於播州。會赦北還。死于播之館。置于白塘中。南人送死。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米鑿木若小舟以爲白。土人呼爲白塘。

事決於子

令狐綯在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瀉。如元載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

五色線

宋 撰人闕

半面笑

賈弼見人曰。愛君美貌。欲易君頭。許之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把筆。文辭各異。

肥遺

華山蛇名。見則天下大旱。

驚蛰蝶

北齊魏伏在京輕薄。人號曰驚蛰蝶。

審雨堂

古槐中蟻穴也。

昌廬

帝王錄有赤雀銜丹書止於昌廬。

都公

唐呼左右爲都公。

鴛鴦瓦

魏志魏文帝夢兩瓦落地爲鴛鴦。

燈婢

寧王以木婢執燈呼燈婢。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爲鄭州長史。性清儉。惟令人寫書。潘子儀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拆襪線

韓昭仕蜀。王氏爲禮部尙書。粗有文章。至於琴碁書射。亦皆涉獵。以此恩幸於王衍。時人謂昭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也。

華獨坐

華歆字子魚。

口案

張九齡引囚口撰案。卷人謂之張公口案。

朱愁粉瘦

朱愁粉瘦兮不生羅綺。

醉龍

蔡邕飲酒。乃至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曰醉龍。

鬼笑貧

劉伯龍家貧。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遂止。

錦雨

夏澍名連陰。雨爲錦雨。

魚倉

青田溪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沉著痛快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

射木人

後漢時苗嘗爲壽春令。謁治中蔣濟。辭不見納。醉後苗歸而刻木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蔣聞之亦不能制。

裙腰路

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誰開湖寺西門路。艸綠裙腰一道斜。

西笑

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聞肉味美。則過屠門而大嚼。

瀟洒侯

陸龜蒙詩。葦竹當封瀟洒侯。

朱書顯名

杏園宴後。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人推一善書人記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
騎火茶

龍安有騎火茶最上。不在火前不在火後故也。清明改火。故曰騎火茶。

花妾

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

乞漿得酒

太歲在午人馬食土。歲在辰巳。貨妻賣子。歲在申酉。乞漿得酒。

村落如鷄飛

阿含經云。人民村邑相近如鷄飛。

採蘭雜志

闕名

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爲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其二。

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謂潛心傳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

人謂步搖爲女髻。非也。蓋以銀絲宛轉屈曲作花枝。挿髻後。隨步輒搖。以增媚。故曰步搖。

吳耽不好碁。見人着曰。汝非死將軍。柰何輒以鬼陣相攻。後人因名碁曰鬼陣。蚊投水中。能化小魚。小魚不獨魚子生也。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

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恒于暗中誦之。言紙有金字。光明射目。孫綽爲著作郎。每自暗中見筆端吐光若火。余初不信。近見朝士暗中脫衣。或用手拂。皆有光灼爍。一室俱明。始知富貴之士。尙然光彩橫發。而况文章不朽盛業乎。字筆有光。固其宜也。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爲綠朝雲。

唐詩有閨中少女愛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翠袖弓腰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宋詩有吹火鶯唇歛。投柴玉臂斜。回看烟裏面。恰似霧中花。皆一詩而兩事。迥矣不同。

一婦人病陰中痒不敢告人。苦甚。平日奉觀世音像甚謹。正病時。見一尼持藥一函至。曰。煎此洗之。卽愈矣。尼忽不見。啓視之。乃蛇床子。吳茱萸。苦參也。

山中老人以禿鷲頭形刻杖上。謂之扶老。以此鳥能辟蛇也。古今註以禿鷲爲

扶老甚謬。

鷓鴣一名內史。一名花豸。蜈蚣一名春駒。

韓朋墓木有相思子。有海石若荳瓣。入醋能移動者。亦曰相思子。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爲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爲天女。

結草蟲一名木螺。一名囊衣丈人。

沈約有香爐曰辟塵。謝靈運有帳亦曰辟塵。

越雋國有吸華絲。凡華着之。不卽墮落。用以織錦。漢時國人奉貢。武帝賜麗娟二兩。命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舞態愈媚。謂之百華之舞。

徐月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爲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玉香獨見鞋。

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蠨蛸垂絲着衣。則曰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物也。

燕地有頻婆。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卽佛書所謂頻婆。華言相思也。昔袁上芳時。以此致張子。由此觀之。則當時未必不以爲相思也。

蜃蛟一名青鳥。一名解憂。猫一名女奴。

遜頓國有淫樹。花如牡丹而香。種有雌雄。必二種並種乃生。花去根尺餘。有男女陰形。以別雌雄。種必相去勿遠。二形晝開夜合。故又以夜合爲名。又謂之有情樹。若各自種則無花也。雌實如李而羗大。雄實如桃而小。男食雌實。女食雄實。可以愈虛損。

張說于元宵召諸姬共宴。苦于無月。夫人以雞林夜明簾懸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惟說宅無光。簾奪之也。

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爲藏鈎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者。

絕色絲也。言奇絕而難繼也。說文斷絲也。又冠也。超也。

(完)

異苑序

嘗讀馬氏經籍攷則異苑之目已亡惟隋唐藝文有之而此冊卷帙政與志合第傳稱敬叔起家司徒掌記中兵叅軍而三卷所謂義熙十三年爲長沙景王驃騎叅軍史冊無聞何也然所稱司徒者非司馬道子則司馬德文而景王則宋武弟道憐也豈敬叔已廢復爲宋武所簡以佐道憐耶更知南平之授乃武帝陰伺劉毅於敬叔耳故毅亦不分借以慢命罷之觀其書所載毅作書使王亮儲兵作逆及妻郭失身於桓玄其意蓋可見矣繡水沈士龍識

異苑卷之一

宋劉敬叔撰

明沈士龍
胡震亨同校

古語有之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俗呼美人虹。郭云虹爲雩。俗呼爲美人。

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須臾喻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涸。便吐金滿釜。於是灾弊日祛而豐富歲臻。

太原溫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竅婢駭怖告。湛遂抽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沒霄漢。

長沙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臥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戶。良久不見。

衡陽山九嶷山皆有舜廟。每太守修理祀祭。潔敬則聞絃歌之聲。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祠下得笙白玉管。舜時西王母獻。

衡山有三峯極秀。其一名華蓋。又名紫蓋。澄天明景。輒有一雙白鶴。迴翔其上。

一峯名石困。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誦聲。清響亮徹。一峯名芙蓉。最爲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爲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尙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尋陽姑石山。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澈。及至峯頂。見一人箕踞石上。

會稽天台山。雖非遐遠。自非卒一作忽生忘形。則不能躋也。赤城阻其徑。瀑布激

其衝。石有莓苔之險。淵有不測之深。

烏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項藉廟。自號卞王。因改名山。山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開之。風雨晦冥乃止。

釣磯山者。陶侃嘗釣於此山下。水中得一織梭。還掛壁。上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去。其石上猶有侃迹存焉。

乘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于川。夜半聞水中有弦歌之音。宮商和暢。清弄

諧密

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獺異禽。陰雨時。嘗聞靴角聲甚亮。

涼州西有沙山。俗云昔有覆師於此者。積尸數萬。從是有大風吹沙覆其上。遂成山阜。因名沙山。時聞有鼓角聲。

吳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漕句容中道。鑿破窰掘得一黑物。無有首尾。形如數百斛舡。長數十丈。蠢蠢而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得此之後。遂獲泉源。或謂是水脉。每至大旱。餘瀆皆竭。惟此亘流焉。

東鄉太湖吳庚申歲。於此有一軍士五百人。將破堰。先以酒肉祈神。約令水涸。夜夢人云。塘水速竭。若見巨鱗。慎勿殺也。又有銅釜。並不可發。明往。尺水翕然而盡。得白魚形狀非常。小人貪利。剖而治之。見昨所祭餘食。充溢腸內。頰與復得釜。又取發。水便暴出。五百人一時沒溺。唯督監得存。具說事狀。於今

猶名此湖爲五百陂。

永嘉郡有百簿瀨。郡人斷水捕魚。宰生禱祭以祈多獲。逾時了無所得。衆侶忿怨。棄業將罷。其夕並夢見一老公云。諸君且可小停。要思其宜。夜忽聞有跳躍聲。驚起共看。乃是大魚。剉以爲膾。頓獲百簿。故因以百簿名瀨。

晉吳隸爲魚塞於雲湖。有大魚化爲人。語隸云。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隸許之。湏臾有大魚至。群魚從之。隸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冥。魚悉飛上木間。因號爲飛魚徑。

蘭陵昌慮縣鄉一作鄆。城有華山。山上有井。鳥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團翅。此鳥見則大水。井又不可窺。窺者不盈一歲。輒死。

潯陽疊椿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炮竹聲相承。謂之龍吒。句容縣有延陵季子廟。廟前井及瀆。恒自涌沸。故曰沸井。於今猶然。亦曰沸潭。陳郡謝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見二龍。甚分明。行道住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知是磚隱起作龍形。

元嘉初。武溪蠻人射鹿。逐入石穴。纔容人。蠻人入穴。見其傍有梯。因上梯。豁然開。則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蠻於路斫樹爲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

河東毋丘儉字仲恭。嘗征沃沮。使王廩窮其東界。耆老云。曾有一破船隨波流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又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但兩袖頓長三丈。

異苑卷之一終

異苑卷之二

宋劉敬叔撰

明沈上龍同校

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或作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

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

刻作魚形打之。則鳴矣。於是如言。音聞數十里。

晉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乃問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

應。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耳。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如其言。後不復

鳴。

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加鼎於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雷煥

以問張華。華曰：此燃石也。

元康中有人入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臺中外傳以相示。莫

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

晉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履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衛。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卽登着船中。湏臾悉變成土。

晉義熙中。龐猗爲宜都太守。御人牧馬於野。見一銅鑪。上焰帶鎖而行。持歸以呈猗。遂檻盛逸下。荆州無都北。乃一作鬼忽風雨有叫聲。火光燭天。徑來趨船。

失鑪所在。

義熙中。新野黃舒耕田。得一缸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長守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晉時錢塘浙江有樟竹桁大船。每有乘者。輒漂盪搖揚。而不可禁。常鳴鼓錢塘江頭。凌浪如故。惟船吏章粵能相制。伏及粵死。遂廢去。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得兩大船。船中有錢皆輪文。時日向暮。鑿者

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日。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符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西河有鐘在水中。晦朔輒鳴。聲響悲激。羈客聞而悽愴。

越崔門會元縣有元馬河。有銅鈎船。河畔有祠。中有碧珠。若不祭祀。取之不祥。長山朱郭夫妻採藻澗濱。見二銅釜沿流而下。取之而歸。有員蓋滿中。銅器光輝耀目。自然作聲。郭懼。運蓋北山埋之。而後賣釜。與人共載出。爲貨船。無故自覆。失釜所在。

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

弘農楊子陽聞土中有聲。掘得玉狔。長可尺許。屋棟間乃自漏糶米。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墜既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在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子陽獲銀米。遂爲富兒。鍛銀作器。貨賣倍售。餘家市者。隨以破滅。

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恠所以。未及

度錢。子婦孫氏親二黃鳥鬪于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內空段。有二鳥處。

西域苟一作拘

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取。即便對過。唯瓠

蘆盛之者。則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昇仙。其國神秘不可數遇。

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瑠璃罍。

南康歸一作皈

美山石城內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實。任意取足。脫持歸者。便遇大

蛇。或顛仆失。家人啖之。輒病。

陽羨縣小吏吳龔於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內牀頭。至夜化成女子。

河內司馬元胤元嘉中爲新釜令。喪官。月旦設祭。柑化而爲鳶。

晉惠帝元康二年。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甚甘。

晉太元中。南郡忻一作州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子。

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玄德軍於沛。年荒穀貴。士衆皆飢。仰以爲糧。

北方有白桑椹。長數寸。食之甘美。

建安有篔簹竹。節中有人長尺許。頭足皆具。

元嘉四年東陽流

一作留

道先家中筋竹林忽生連理。野人無知。謂之禍祟。欲斫

殺之。

漢安帝元初三年平陸有瓜。異處同蒂。共生一瓜。時以爲嘉瓜。

晉武帝太康八年六月王濬園生瓜。三莖一實。晉安平有越王餘算菜。

宜作菜

長

尺許。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行海。曾於舟中作籌算。有餘者棄之於水。生焉。

薯蕷一名山芋。根既可入藥。又復可食。野人謂之土薯。若欲掘取。默然則獲。唱名者便不可得。人有植者。隨所積之物而像之也。

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昔有人掘之。始下鐮。便聞土中呻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參。

交州諸菌以葉塗人軀。便舉體菌生。生既遍。便就朽爛。肌肉消腐。

隋縣永陽

一多縣字

有山壁立千仞。岩上有石室。古名爲神農窟。窟前有百藥叢茂。

莫不畢備。又別有異物。籐花形似菱菜。朝紫。中綠。晡黃。暮青。夜赤。五色迭耀。

異苑卷之三

宋劉敬叔撰

明沈士龍
胡震亨同校

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尉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饗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荅曰：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爲鸚鵡所搏。敎其啄鸚鵡脚。僮而獲免。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滅火。

五月五日剪鵲舌。教令學人語。聲尤清越。雖鸚鵡不能過也。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叅軍五月五日剪鵲舌。每教令學人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顧。問叅軍善彈琵琶。鵲每聽輒移時。

山鷄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

置大鏡其前。鷄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韋仲將爲之賦其事。

其事一作甚美

晉義熙三年朱猗戍壽陽。婢炊飢。忽有羣鳥集竈。競來啄噉。驅逐不去。有獵犬

昨殺兩鳥。餘鳥因共昨殺犬。又噉其肉。唯餘骨存。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常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便嘔血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爲大聲以應之。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恒籠置牕間。鷄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由此立言大進。

晉義熙中。羗主姚毗於洛陽陰溝取磚。得一雙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於九臯。養之此溝。

傳承爲江夏守。有一雙鵝。失之三年。忽引導得三十餘頭來向承家。

武陵龍陽虞德流寓溢陽。止主人夏蠻舍中。忽見有白紙一幅。長尺餘。標蠻女頭。乃起扳取。俄頃有虎到戶而退。尋見何老母標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語蠻。於是相與執杖伺候。須臾虎至。卽格殺之。同縣黃期具說如此。彭城劉廣雅以晉太元元年爲京府佐。被使還都。路經竹里亭。於邏宿。此邏多虎。劉極自防衛。繫馬於戶前。手執戟。布於地上。中宵與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跨越人畜。獨取劉而去。

晉太元末徐桓以太元中出門。彷彿見一女子。因言曲相調。便要桓入草中。桓悅其色。乃隨去。女子忽然變成虎。負桓着背上。徑向深山。其家左右尋覓。惟見虎跡。旬日虎送桓下著門外。太元中三字誤

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及鱉魚十頭。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魚虎不食。則爲有理。穢貊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永初中。邵都梁馮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

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及也。

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舍穴外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臥

其藏內。餘伴執杖。隱在崖側。熊輒共輿出。人不致傷損。傍人仍得騁其矛。

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

呼則不動也。

元嘉初。青州劉幡射得一豗。剖腹藏以草塞之。蹶然起走。幡從而拔塞。須臾復還倒。如此三焉。幡密求此種類。治傷痕多愈。

始興郡陽山縣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遙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卽起。相與鬪陸。狀若歡喜。前象復載人就一污濕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本處。彼境田稼。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爲大客。因語云。我田稼在此。恒爲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復見侵。便見躑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家業田。絕無其患。

晉義熙十三年。余爲長沙景王驃騎參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晝夜

銜草不食。淹淚瘦瘠。

符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驕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卽踟躕臨澗。

垂鞍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受焉。堅援之得登岸而西一作走廬江。

晉隆安初。東海何澹之屢入關中。後還得一犬。壯大非常。每出入輒已知處。澹之後抱疾。犬亦疾。尋及於亡。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嚙人衣裳也。得沙門呪願。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爲王。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卽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躍而去。秦川有之。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爲羣。驚之則散。俗云見之者常有吉兆。成都有之。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亦污落。亦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雞犬皆去。唯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寸。三年易之。俗呼爲唐鼠。城固川中有之。

前廢帝景和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雨南隴。夜有大鼠。形如狍子。浮水而來。徑伏喜夫奴牀角。奴慙而不犯。每食輒以餘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留置奴牀前。啾啾狀如欲語。從此去來不絕。亦能隱形。又知人禍福。後同縣呂慶祖牽狗野獵。暫過。遂齧殺之。貂出句麗國。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形貌類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子。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投穴口。此物夜出穴。置皮刀邊。須人持皮去。乃敢取刀。吳孫皓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人而有毛。此蔣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曰蚊。知而呼之。卽當自却耳。一名曰超空。可兼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有五色赤角。名曰飛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

敢爲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非常。乃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爲富室。逾年因雨騰躍而去。於是生贖日不暇給。俗說云與龍共居。不知神龍效矣。

晉太元中。東陽西寺七佛屋翕下。有一物出。頭如鹿。有法獻道人迫而觀之。於是吐沫噴洒。氣若雲霧。至元嘉十四年四月七日。此頭復出。尋覓其處。亦無孔穴。年年有聲。殷若小雷。

晉義熙中。江陵趙姥以酤酒爲業。居室內地。忽自隆起。姥察爲異。朝夕以酒酹之。嘗有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隣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蠢而動。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

趙牙行船於闔廬。見水際有大槎。人牽不動。牙往舉得之。以着船。船破。槎變爲

龍浮木而去。

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於水上。發矢射之。一蛟中焉。一作死。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持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荅曰。何用問焉。爲暴若是。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走。未達家。暴死於路。

荊州上明浦沔水隈。潭極深。常有蛟殺人。浴汲死者不脫歲。升平中。陳郡鄧遐。字應遙。爲襄陽太守。素勇健。憤而入水。覓蛟得之。便舉拳曳着岸。欲斫殺。母語云。蛟是神物。寧忍殺之。今可呪令勿復爲患。遐呪而放焉。自茲迄今。遂無此患。一云。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流血水丹。勇冠當時。於後遂無蛟患。

魯國中牟縣蒙山。上有寺廢久。民欲架屋者。輒大蛇數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新野蘇卷。一作巷。輿婦佃於野舍。每至飲時。輒有一物來。其形似蛇。長七尺五寸。色甚光采。卷異而餉之。遂經數載。產業加厚。婦後密打殺。卽得能食。病日進。

三斛餅。猶不爲飽。少時而死。

晉中朝武庫內封閉甚密。忽有雉雛。時人咸謂爲恠。張司空云。此必蛇之所化耳。卽使搜庫中。雉側果得蛇蛻。

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媒屢雉。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

晉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又吳郡桐廬人。

常伐餘

一作除字

遺竹。見一竹竿。雉頭頸盡就。身猶未變。此亦竹爲蛇。蛇爲雉也。

丹陽鍾忠以元嘉冬月晨行。見有一蛇長二尺許。文色似青琉璃。頭有雙角。白如玉。感而畜之。於是賞業日登。經年蛇自亡去。忠及二子相繼殞斃。此蛇來吉去兇。其唯龍乎。

昔有田父耕地。值見傷蛇在焉。有一蛇銜草著瘡上。經日傷蛇走。田父取其草。餘葉以治瘡。皆驗。本不知草名。因以蛇銜爲名。抱朴子云。蛇銜能續已斷之。指如故。是也。

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覆蓮花。正白。

吳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束之以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擔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舟於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簿。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建業。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樹。乃熟。獻者乃說龜樹共言。權使人伐桑樹煮之。龜乃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

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見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攝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頭。若有意焉。因共隨逐。卽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爲臠。食之。須臾暴死。惟不噉者無恙。

鰩魚凡諸魚欲產。鰩輒以頭衝其腹。鰩魚自欲生者。亦更相撞觸。故世人謂爲

衆魚之生母也。

晉義熙五年。盧循自廣州下。泊船江西。衆多疫死。事平之後。人往蔡州。見死人髮變而爲鱷。今上鎮西。祭軍與司馬張逝瞻河際。有一棺。棺頭有鱷。衆試令撥看。都是髮。亦有未卽化者。一說云。生以梳。潘沐。死則髮變爲鱷。又昔有人食不能無鱷。死後改棺。鮠滿棺中。鮠卽鱷也。

司馬休遣文武千餘人迎家人。達南郡。值風泊船。上岸伐薪。見聚肉有數百斤。乃割取還。以鑊煮之。湯欲熱。皆變成數千蝦蟇。

蝴蝶變作紫。

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爲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晉明帝嘗欲肆。皆閉而不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須臾亡去。帝竊異焉。令人尋看。卽蠅所集處。輒傳有詔。噉然已徧矣。

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令吐血。皆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爲叩頭蟲也。

縊女蟲也。一名蜺。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昔齊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經。俗傳此婦骸化爲蟲。故以縊女名蟲。

異苑卷之三終

異苑卷之四

宋劉敬叔撰

明沈士龍
胡震亨同校

蜀郡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彌熾。暨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
瞰而更盛。至景耀元年。人以燭投即滅。其年蜀并於魏。

孫鍾富春人。堅父也。與母居。至孝篤性。種瓜為業。忽有三年少容服妍麗。詣鍾
乞瓜。鍾為設食。出瓜。禮敬慤慤。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接見之厚。欲
連世封侯。欲數世天子。鍾曰。數世天子。故當所樂。因為鍾定墓地。出門悉化
成白鶴。一云孫堅喪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
笑曰。欲帝。此人因指一處。喜悅而沒。堅異而從之。時富春有沙漲暴出。及堅
為監丞。鄰黨相送于上。父老謂曰。此沙狹而長。子後將為長沙矣。果起義兵
於長沙。

泰山高常隆字升平。嘗刻鄰宮屋材。柱一作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及晉

惠帝幸鄰宮。治屋者土剝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一云及晉惠帝
幸鄰宮年歷常矣

王敦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躬往覘之。敦時晝寢。夢日環其城。乃卓然驚寤。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晉簡文既廢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濮陽令在帝前。禱至三更。忽有黃氣自西南來。逆室前。爾夜幸李太后而生孝皇帝。

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一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飾。背有銘云。神劍服御除衆毒。

石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讖曰。力在左。革在右。讓無言。或入口。讓去言爲襄字。或入口乃國字也。勒後遂都襄國。

石勒伐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時河凍。將合。軍至而冰自泮。舟楫無閔。遂生擒曜。謂是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

晉時長安謠曰。秦川城中血沒蹤。惟有涼州倚柱看。及惠愍之間。關內殲破。浮血飄舟。張軌擁衆一方。威恩共著。

涼州張駿字公彥九年天雨五穀於武威燉煌植之悉生因名天麥。

涼州張祚僞和平中有神見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言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

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伐麻狄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果大破之。

宋武帝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微時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返。

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謬曰世治則女水流世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彌載及天兵薄伐一作北征乃激洪流。

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僵梁開吾戶據吾床飲吾酒唾吾漿殮吾針以爲糧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

壙既啓。於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刊在塚壁。政甚惡之。乃遠沙丘而循別路。見一羣小兒。輦沙爲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裂。梁無故自折。凡宗廟所以承祖先嗣。永世不刊。安居摧陷。是煌絕之祥也。

晉惠帝時。人有得一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歎曰。所謂海鳧毛也。此毛出則天下土崩矣。果如其言。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衆咸恠之。自後蕃臣搆兵。洛陽失御。后爲劉曜所嬪。

晉永嘉元年。車騎大將軍東瀛王司馬騰字元邁。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眞定。時久積雪。而當其門前方十數步。獨液不積。騰恠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皆缺。騰以爲馬者國姓。稱吉祥焉。或謂馬無齒。則不得食。未幾晉遂大亂。騰後爲汲桑所殺。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

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奉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後胡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晉孝武太元末。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犢角之音。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手長數尺。來摸經案。是歲帝崩。天下大亂。晉祚自此而衰。

晉孝武太元末。有讖曰。修起會稽。其後盧修果從會稽叛。

晉義熙十一年。京都火災。大行。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時王弘守吳郡。晝坐廳視事。忽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南人家屋上。頃臾火遂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始火之家。識者知晉室微弱之象也。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臯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見一狗有兩三頭者。皆前向亂吠。無幾有孫恩之亂。

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彊。歛有一手。間在衆臂之中。脩骨巨指。毛色麤黑。舉坐咸驚。尋爲桓大司馬所殺。舊傳藏彊令人生離。斯驗深矣。

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作

石池養之。食以粟。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即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未幾為謝玄破於淮淝。自縊新城浮圖中。

慕容皝出畋。見一老父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皝明晨復去。值有白兔。馳馬射之。墜石而卒。

西秦乞伏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瓮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時東羌西虜共相攻伐。國尋滅亡。

佛佛虜

一作乞佛虜

兇虐暴惡。常自言國名佛佛。則是佛中之佛。尋被震死。既葬而

復就塚中霹靂其柩。引身出外。題背四字。表其兇逆而然也。國少時為涉去所襲。元嘉十九年京口霹靂殺人。亦自題背。

涼州張寔字安遜。夜寢忽見屋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尋為左右所害。

盧龍將寇亂。京師謠言曰。十丈瓦屋。蘆作柱。蕪作欄。未幾而敗。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段究爲刺史。度之爲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爲元兇所害。

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上橫節便止。有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指中有豎理。若徹于上位在無極。侃以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取紙爨公迹愈明。

桓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曜。宜目爲天人。宜武嫌其三文復言爲神靈寶。猶復用三旣難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靈寶玄小字也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

東莞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世居京口。隆安中鳳凰集其庭。相人韋叡謂之曰。子必協贊大猷。

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鷄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

晉陵章期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人出齊長尺餘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期兄藪頗善占筮嘗云吾子當至刺史後期歷刺青廣二州。

晉賈謐字長淵充子也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震謐齋屋柱陷入地壓毀床帳飄風吹其朝服上天數百丈久之殞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謐甚恐明年伏誅。

晉孝武太元年劉波字道則移居京口晝寢聞屏風外悒咤聲開屏風見一狗蹲地而語語畢自去波隗孫也後爲前將軍敗見殺。

晉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劉德願鎮壽陽住內屋閉戶未合輒有人頭進門扉

窺看戶內。是丈夫露髻團面。內人驚告。把火搜覓。了不見人。劉明年竟被誅。河南褚裒字季野。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唱言。可各持兩楯。復相謂曰。一人焉用兩楯。爲及敗北。拋戈棄甲。兩手各持一楯。蒙首而奔。

晉安帝義熙三年。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嘗照鏡不見其面。俄而難及。

元帝永昌元年。丹陽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恠。自照鏡不見其頭。乃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先時歷陽陳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盼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至是果爲敦所襲。

東晉謝安字安石。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之。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色無易。是月而薨。

晉阮明泊舟西浦。見一青衣女子彎弓射之。女卽軒雲而去。明尋被害。

義熙中。王愉字茂和。在庭中行。帽忽自落。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喪。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湏臾下地。復還登床。尋而第三兒緩懷貳伏誅。

晉隆安中。高惠清爲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羣鼠更相噬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瘧疾。數日而亡。

晉桓振在淮南。夜聞人登床聲。振聽之。隱然有聲。求火看之。見大聚血。俄爲義師所滅。桓振立從父之弟也。

義熙中。劉毅鎮江州。爲盧循所敗。偏慄逾劇。及徙荊州。益復快。嘗伸紙作書。約部將王亮儲兵作逆。忽風展紙不得書。毅仰天大詬。風遂吹紙入空。湏臾碎裂如飛雪紛下。未幾高祖南討。毅敗擒斬。

永初中。北地傅亮爲護軍。兄子珍住府西齋。夜忽見北窗外樹下有一物。面廣三尺。眼橫豎。狀若方相。珍遽以被自蒙。久乃自滅。後亮被誅。

元嘉中高平檀道濟鎮潯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闕。歎歎逾深。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爲其一作字歌曰。生人作死別。荼毒當奈何。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啣其衣。驅去復來。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入伏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施罟於柴桑江。收之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舩。勿加

斲斧。工人誤截兩頭。檀以爲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讐。匠違約加斲。兇兆先構矣。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己。欲呼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諺云揚州青。是鬼營。清溪青揚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

東海徐羨之。字宗文。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文帝立。羨之竟以兇終。

太元中。王公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

文帝元嘉四年。太原王徽之字伯猷。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食。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徽之頭矣。乃大驚愕。反屬目覩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至州便殞。

彭城劉敬宣字萬壽。嘗夜與僚佐宴坐。空中有投一隻芒履於座。墜敬宣食盤。

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

安國李道豫。元嘉中。其家狗臥于當路。豫蹴之。狗曰。汝即死。何以蹋我。未幾豫死。

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遙從口入。良久乃冲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

張仲舒爲司空。在廣陵城北。以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間。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以箋紙繫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駛。仲舒惡而焚之。猶自數生。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暴疾而死。

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床。血色淋漓。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鮒中欸有大蟲。謝遂被誅。

謝晦在荊州。見壁角間有一赤鬼。長可三尺。來至其前。手擎銅盤。滿中是血。晦得。殞紙盤。湏臾而沒。

闕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長三尺。落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纔出戶。忽覩一姥衣服臭敗。兩目無精。到六年三月。合門時患。死亡相繼。

新野庾寔妻毛氏。嘗于五月五日曝薦席。忽見其三歲女在席上臥。驚惶便滅。女真形在別床如故。不旬日而夭。世傳仲夏忌移床。

異苑卷之四終

異苑卷之五

宋劉敬叔撰

明沈士龍
胡震亨同校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一作麻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增怒殺之。投屍于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鈴下。巫人當令殯殮。不須墳瘞。卽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朔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沒溺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商旅經過。若有禱請。則一時能使湖中分風沿派。皆舉帆利涉無虞。

秦時中宿縣十里外有觀亭江神祠壇。甚靈異。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晉中朝有質子將歸洛。反路。見一行旅。寄其書云。吾家在觀亭亭廟前。石間有懸藤卽是也。君至但扣藤。自有應者。及歸。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沒。尋還云。河伯欲見君。此人亦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漢武帝時。夜郎竹王神者。名興初。有女子浣於豚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其中有號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雄夷獠氏。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卽生成林。王嘗從人止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並存。後漢使唐蒙開牂柯郡。斬竹王首。夷獠咸訴。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太守吳霸以聞。帝封三子爲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祠。是其神也。

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爲劫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致討執。東陽長山縣吏李瑄。義熙中。遭事在郡。婦田料。理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落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散。

晉永嘉中。吳相伍員廟。吳郡人叔父爲臺郎。在洛。值京都傾覆。歸途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卽日得渡。

陶侃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幘。自稱後帝云。以君長者。

故來相報。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曰。廁神曰後帝。

侃家童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晉丹陽縣有袁雙廟。真第四子也。真爲桓宣武所誅。便覺所在靈恠。太元中形見于丹陽。求立廟。未既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風雨忽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丘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雙之神爲是物憑也。

青谿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疎。烏嘗產育其上。晉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乘馬。繳殺數頭。卽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慶名免。靈運父也。

餘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晉隆安初。縣人樹伯道爲吏。得假將歸。於汝南

灣寬載見一朱舸中有貴人因求寄須臾如睡猶聞有聲若劇甚雨俄而至家以問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謝而還

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鳥毛揮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

起廟

晉義熙中虞道施乘車出行忽有一人著烏衣逕來上車云令寄載十許里耳道施試視此人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悉是毛異於始時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臨別語道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汝相容因贈銀鐸一雙而

滅鐸或作環

晉時信安鄭徽一作微年少時登前橋彷彿見一老翁以一囊與徽云此是君命慎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為兇兆言訖忽失所在徽密開看是一挺炭意甚秘之雖家人不之知也後遭盧龍寇亂恒保錄之至宋永初三年徽年八十三病薦語子弟云吾齒盡矣可試啟此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絕

陳虞字君度。婦盧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羅女樂以娛神。後一夕復會。絃管無聲。歌者悽愴。杜氏嘗夢鬼子母。遶涕泗云。兇人將來。婢先與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將剝奪畢。加取影象。焚判而後去。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爲大婦所嫉。一作妬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

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曹卽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投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卽跳躑不住。能占衆事。卜未來。一作行年蠶桑

又善射鈎。好則大儂。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射試往投。便自躍茅穿。一作屋而去。永失所在也。

烏傷陳氏有女。未醮。著屐徑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惟左蒼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緜輕越。極眺乃沒。人不了蒼黃之意。每春輒以蒼狗。秋黃犬。設祀於樹下。

剡縣西鄉有楊郎廟。縣有一人。先事之。後就祭酒。俟褚求入大道。遇譙郡樓無

隴詣褚。共至神舍。燒神座器服。無隴乞將一扇。經歲。無隴聞有乘馬人呼樓。無隴數四聲。云汝故不還。楊明府扇耶。言畢。迴騎而去。隴遂得痿病死。

晉武太始初。蕭惠明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一作藉廟。相傳云羽

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曾爲此郡。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筵榻接賓。未幾。惠明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之。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殞。

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長山張舒奄見一人著朱衣。平上幘。手提青柄馬鞭。云如汝可教。便隨我去。見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乃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汝秘術。卜占勿貪錢賄。舒亦不覺受之。

元嘉四年五月三日。會稽餘姚錢祐夜出屋後。爲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之時。至一宮府。入重門。見一人憑几而坐。形貌偉壯。左右侍者三十餘人。謂曰。吾欲使汝知術數之法。故令虎迎汝。汝無懼也。留十五晝夜。語諸要

術盡教道之方。祐受法畢。便遣令還。而不知道。即使人送出門。乃見歸路。既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幽不驗。經年乃卒。

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公。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傳流于世云。

歷陽石秀之。條有一人。著平巾袴褶。語之云。聞君巧侔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劉政能造其人。乃去。數旬而劉殞。石氏猶存。劉作几有名。遂以致弊。

會稽石亭壑有大楓樹。其中空朽。每雨水輒滿溢。有估客載生鱸至此。聊放一頭於朽樹中。以爲狡獪。村民見之。以魚鱸非樹中之物。咸謂是神。乃依樹起屋。宰牲祭祀。未嘗虛日。因遂名鱸父。廟人有祈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返。見其如此。即取作臠。於是遂絕。

吳猛還豫章。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視船下有兩龍載之。船不着水。

陶侃字士行。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刺。字不可識。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巨相。故來相看。於是脫衣。給服仙羽。升鶴而騰颺。

晉太元末。湘東姚祖爲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有數年少。並執筆作書。祖謂是行侶休息。乃枉道過之。未至百許步。少年相與翻然飛颺。遺一紙書在坐處。前數句古時字。自後皆鳥跡。一作篆

東陽徐公居在長山下。常登嶺。見二人坐於山崖。對飲。公索之。二人乃與一小杯。公飲之。遂醉。後常不食。亦不饑。

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檮蒲。遂下馬造焉。以策注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衽祇敬。便有終焉之志。卽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

植依擬所造。一云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道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爲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也。

沙門釋慧遠。棲神廬嶽。常有遊龍翔其前。遠公有奴。以石擲中。乃騰躍上升。有頃。風雲颯燁。公知是龍之所興。登山燒香。會僧齊聲唱偈。於是霹靂迴向。投龍之石。雲雨乃除。

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江陵四層佛寺。永初二年卒。弟子爲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沙門道賢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嚶嚶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曰。君且貪肉美。否曰。美熾曰。我生不能斷肉。今落餓鬼地獄。道賢懼。讐未及得。荅熾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嚙熾而復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蘇。

靈味寺在建康鍾山蔣林里。永初三年。沙門法意起造。晉末有高逸沙門。莫顯名迹。巖棲谷隱。常在鍾山之阿。一夜忽聞怪石崩墜聲。振林薄。明旦履行。惟

見清泉湛然。聚徒結宇。號曰靈味。

武陵宗超之奉經好道。宋元嘉中亡。將葬。猶未闔棺。其從兄備之來會葬。啟蓋視之。但見雙屐在棺中云。

元嘉中。丹陽多寶寺畫佛堂作金剛。寺主奴婢惡。戲以刀刮其目眼。輒見一人甚壯。五色綵衣。持小刀挑目。精數夜眼爛於今永盲。

汲郡衛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嘗誦經長齋。非道不行。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道遙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是天鉢。中滿香鉢。舉坐肅然。一時禮敬。母自分行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饑。此鉢猶云尚存。士度以惠懷之際得道。

太原王玄謨。字彥德。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

釋僧羣。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搆立茅屋。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泉。古老相傳是羣仙所宅。羣因絕粒。其菴舍去石盂隔一

小澗。日夕往還。以木爲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
常梁頭就啜。羣永不得過。欲舉錫杖撥之。恐有轉傷。因此迴。遂絕水。經數日
死。臨死向人說。年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異苑卷之五終

異苑卷之六

宋劉敬叔撰

明沈士龍
胡震亨同校

晉宣帝誅王陵。後寢疾。日見陵來逼。帝呼曰。彥雲。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爲崇。少日遂薨。初陵既被執。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唯爾有神知之。故逵助焉。

晉夏侯玄字太初。以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宗族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坐上脫頭置其傍。悉取果食魚肉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訴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亂。軍還。世宗殂而無子。後有巫見帝涕泗云。國家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訴怨得伸。故也。爽以勢族致誅。玄以時望被戮。

晉嵇中散常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漸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稽熟視良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常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

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士瓦中人也。檢之果然。乃厚加殮殮。畢夢此人來謝。

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久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玄微。機心服其能。無以忤抗。乃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稅驂逆旅。問逆旅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爾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一說陸雲獨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雲時飢乏。因而詣前。至一家墻院甚整。便寄宿。見一年少可二十餘。丰姿甚嘉。論叙平生。不異于人。尋共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是山陽王輔嗣。雲出門迴望向處。止是一塚。雲始謂俄頃已經三日。乃大怪悵。

晉永嘉中。朱彥居永寧。披荒入舍。便聞管絃之聲。及小兒啼呼之音。夜見一人。身甚壯大。呼殺其犬。彥素膽勇。不以爲懼。卽不移居。亦無後患。

晉永嘉中。李謙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倦。悉寢。惟謙獨揮彈未輟。便聞窗外有唱佳聲。每至契會。無不擊節。謙怪語曰。何不進耶。對曰。遺生已久。無宜干突。始悟是鬼。

劉聰建元三年。并州祭酒桓回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昔樂工成憑。今居何職。我與其人有舊。爲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字。曰。我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彥舒聞之。爲造祝文。令憑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下。

晉太元中。桓軌爲巴東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陳。兒道生。隨軌之郡。墜瀨死。道生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暫還。母哀至。輒有一黑鳥。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瘡。從此便不得復哭。

晉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媿婉綢繆。遂有姪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別房作醬。澤曰。汝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爲之。今上官責我數豆。致劬不復堪。經少時而絕。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為虎所害。後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跟向猛。猛婦舉手指搗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壻乃得免。

晉新野庾紹之字道遐。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情好綢繆。桓玄時。庾為湘東太守。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一小兒通云。庾湘東來。須臾便至。兩脚著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荅云。暫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耳。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畧。不甚諧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末復求酒。協時時餌菜。黃酒。因為設之。酒至。執杯還置。云有菜黃氣。協曰。卿惡之耶。紹云。上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為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遂之來。紹聞履聲。極有懼色。乃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為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晉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女子。貌極艷麗。琦便解銀鈴贈之。女曰。感君佳貺。以青銅鏡與琦。便結為伉儷。

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女家。宿至三更。竟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死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爲蝴蝶。繽紛飛散。忽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義熙中。高平檀茂崇喪亡。其母沛郡劉氏晝眠。夢見崇手執團扇。云崇年命未盡。橫被災厲。上永違離。今以此扇奉別。母流涕驚覺。果於屏風間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撫執悲慟。

義熙中。長山唐邦聞扣門聲。出視。見兩朱衣吏云。官欲得汝。遂將至縣東崗。殷安塚中。塚中有人語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濫取唐邦。敕鞭之。遣將出。唐福少時而死。

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

晉太元中。吳興許一作沈寂之。忽有鬼於空中語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靈車。鬼共牽走。車爲壞。寂之有長刀。乃以攝置筓中。有大鏡。亦攝以納器中。晉元興中。東陽太守朱牙之。忽有一老公從其妾董牀下出。著黃裳。衿帽。所出

之。瑢甚滑澤有泉。遂與董交好。若有吉兇。遂以告。牙之兒疾瘡。公曰。此應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果得虎陰。尙餘煖氣。使兒炙。噉卽斷絕。公常使董梳頭。髮如野猪毛。牙之後詣祭酒上章。於是絕跡。乃作沸湯。試澆此瑢。掘得數斛大蟻。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見刀。操黃金一餅。求以易刀。及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糞。計此乃牙之家鬼。

沛郡人秦樹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嘗自京歸。未至二十里許。天暗失道。遙望火光。往投之宿。見一女子秉燭出云。女弱獨居。不得宿客。樹曰。欲進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樹既進坐。竟以此女獨居一室。慮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似過嫌。保無虞。不相誤也。爲樹設食。食物悉是陳久。樹曰。卿未出適。我亦未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曰。自顧鄙薄。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去。迺俱起執別。女泣曰。與君一覩。後面無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顧其宿處。乃是冢墓。居數日。亡。其指環結帶如故。

南平國蠻兵

一作岳

在姑孰

一作蘇

便有鬼附之。聲呦呦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

庭樹上。每占吉兇。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事事有驗。時郗倚爲長史。間當遷

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爲南蠻校尉。予爲國郎中。親領此土。荊州俗諺。或云是

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昔有老姥。雨夜紡績。斷失其鍤所在。姥獨罵云。何物鬼擔去。戶外卽有應聲言。

暫借避雨。實不偷鍤。宜就覓之。姥驚懼。窺外畧無所見。鍤亦尋獲。

吳興袁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言不忍也。旣而服竟。更娶。乞白

日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

永廢。

臨

一作林

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襲作歌。其歌笑甚有倫次。每歌輒作

花上盈盈正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事異辭恠。

瑯琊王凝之字叔平。妻左將軍夫人謝氏。弈之女也。嘗頻亡二男。悼惜甚過。哭

泣累年。若居至艱。後忽見二兒俱還。皆若鎖械。慰免其母。宜自寬割。兒並有

罪。若垂哀憐。可為作福。於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

瑯琊王騁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婦婢招利為妾。謝元嘉八年病終。王之墓在會稽。假瘞建康東岡。既窆反虞。輿靈入屋。憑几忽於空中擲地。便有嗔聲曰。何不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騁之云。非為永葬。故不具儀耳。

沙門有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尺欵髻。光彩耀目。作百種形象。又有沈香八尺板牀。居常香馥。太原王琰一作為廣州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乃殺而藉沒家財焉。法存死後。形見於府內。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如此經日。王尋得疾。晝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邵之比至揚都亦喪。

河內司馬惟之。奴天雄死後。還其婦來。喜見體有鞭痕。而脚著鎖。問云。有何過。至如此。曰。曾因醉竊罵大家。今受此罪。

陳郡顏延之。字延年。有愛妾死。延之痛惜甚。至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

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卒。

永初中張驥於都喪亡。司馬茂之往哭。見驥憑几而坐。以箸刺糗糲食之。糗糲膏環也。

元嘉二十六年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入廡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疴。既而漸差。

劉元字幼祖。少與武帝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遊吳郡虎丘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嘯。對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鈿帶。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玉耶。遂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還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言訖。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樹下。約去虎丘三里許。元乃北去仕魏。累官青州刺史。

元嘉二十年王懷之丁母憂。塋畢。忽見樹上有嫗頭戴大髮。身披白羅裙。足不

踐柯亭然虛立。還家敘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乃變作向樹杪鬼狀。廼與麝香服之。尋復如常。世云麝香辟惡。此其驗也。

元嘉中。魏郡張承吉。息元慶。年十二。見一鬼。長三尺。一足而鳥爪。背有鱗甲。來招元慶。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撻之。俄聞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與罰。張有二卷羊中敬書。忽失所在。鬼於梁上擲還一卷。少裂壞。乃爲補治。王家嫁女。就張借口。鬼求紙筆代荅。張素工巧。嘗造一彈弓。鬼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

元嘉中。潁川宋寂。晝忽有一足鬼。長三尺。遂爲寂驅使。欲與隣人樓蒲而無五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楊枝於戶間作之。卽燒灼黑白。雖分明。但朴耳。

元嘉十二年。長山郭悖病亡。後孫兒見悖著幘布裙。在靈牀上。呼孫與語云。今得七日假。假滿將去。二小鬼捉襪在門。可就取也。孫求襪。卽得。又云。汝叔從都還。得鏡犂。可試取看。使以呈之。仍以兩鐵拊加蒼蒼。作聲語。孫曰。我無復歸緣。從此而絕。

黃州治下有黃父文一作鬼。出則爲祟。所著衣袷皆黃。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

癘。長短無定。隨籬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絕。

廬陵人郭慶之家有婢。名採薇。年少有美色。宋孝建年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形長丈餘。胸臂皆有黃色。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呼爲黃父鬼。來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氣。或爲石。或爲小鬼。或爲婦人。或如鳥獸足跡。或如人長二尺許。或似鵝跡。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婢戲笑如人也。

元嘉十四年。徐道饒忽見一鬼。自言是其先人。於時冬日。天氣清朗。先積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穀。天方大雨。未有晴時。饒從其教。鬼亦助輦。後果霖雨。時有見者。形如獼猴。饒就道士請符懸著窻中。見便大笑云。欲以此斷我。我自能從狗竇中入。雖則此語而不復進。經數日。歎云。徐叔賢來。吾不宜見之。後日果至。於是遂絕。

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

仍聞孽蘿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為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烏頭人身。舉面是毛。擲灑糞穢。引弓射之。應絃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飴授之。頓造二升。經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牀帳一作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污。荅曰。糞污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為揚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懺誦呪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坐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蒼吊。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脩之死罪。白箋以吊其叔喪。敘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剎。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

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婢產於此。遂絕。

句章人。

一無
人字

吳平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謠歌之聲。平惡而斫殺。平隨

軍北征。首尾三載。死桐欵自還。立於故根之上。又聞樹巔空中歌曰。死桐今更青。吳平尋當歸。適聞殺此樹。已復有光輝。平尋復歸如鬼謠。

異苑卷之六終

異苑卷之七

宋劉敬叔撰

明沈士龍
胡震亨同校

漢武帝家裏先有玉箱瑤杖各一。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平素常玩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郿市買得此二物。帝左右識而認之。說賣者形狀乃帝也。

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山岡。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卽令鑿看。果得大墓。有礬石滿塋。仲宣博識強記。皆此類也。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障山而見此異。魏武之平烏桓。粲猶在江南。此言爲譌。一作當

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霧。靈異不恒。屢經離亂。不復發掘。晉興寧中太原溫放之爲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卽墜馬而卒。

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宅中先有古塚。每日作茗飲。先輒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塚何知。徒以勞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

吾止此塚二百餘年。謬蒙惠澤。卿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雖泉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遂覺明日晨興。乃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兒並有慙色。從是禱酬愈至。

晉隆安中。顏從嘗起新屋。夜夢人語云。君何壞吾塚。明日牀前亟掘之。遂見一棺。從便為設祭云。今當移好處。別作小塚。明朝一人詣門求通。姓朱名護。列坐乃言我居四十年。昨蒙厚貺。相感何如。今是吉日。便可出棺矣。僕巾箱中有金鏡。願以相助。遂於棺頭巾箱中取金鏡三枚贈從。忽然不見。

晉司空邴方回。葬婦於驪山。使會稽郡吏史澤治墓。多平夷古墳。後壞一塚。搆制甚偉。器物殊盛。塚發聞鼓角聲。

潁川諸葛閻。字道明。墓在楊州莊蔣山之西。每至陰雨。塚中輒有絃歌之聲。朱文綉與羅子鍾為友。俱仕於梁。綉既死。子鍾哭之。其夜亦亡。梁南七里有雉山。綉葬於其中。北九里有雉澗。埋鍾於其內。綉神靈變為雞。鍾魂魄化為雉。清鳴哀響。往來不絕。故詩曰。雉山別飛鸞。雉澗和清音。

武昌戴熙家道貧陋。墓在樊山間。占者云。有王氣。宣武仗鉞一作威。西下停武昌。令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無頭脚。時亦動搖。斫刺不陷。乃縱著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嚮發長川。熙後嗣淪胥殆盡。

元嘉中豫章胡家奴開昌邑王塚。青州人開齊襄公塚。並得金鈎。而屍骸露在巖中儼然。茲亦未必有憑而然也。京房屍至義熙中猶完具。僵屍人肉堪爲藥。軍士分割之。

海陵如皋縣東城村邊。海岸崩壞。見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上云。七百年。墮水。元嘉二十載三月墜于懸巖。和蓋從潮漂沈。輒泝流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啟之。見一老姥。年可七十許。蟠頭著柱。鬢髮皓白。不如生人。釵髻衣服。粲然若新。塗堊器物。枕履悉存。護乃齎酒脯。施於柩側。爾夜護婦夢見姥云。向獲名脫。感至無已。但我墻屋毀發。形骸飄露。今以值一千乞爲治護也。置錢便去。明覺果得。卽用改殮。移於高阜。

廣陵郡東界有黃公塚。高墳二所。前有一井。面廣數尺。每旱不竭。有人於其中。

得銅釜及鐘各一。又云江都郡東界有黃公墳三所。陰天恒聞有轉角之聲。即墨有古塚。或發之。有金牛塞。庭門不可移動。犯之則大禍。

稽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為人發露。乞為葬埋。富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脛長三尺。

遂收葬之。其夜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正妙。都不遺忘。高貴鄉公時。康為中散大夫。後為鍾會所讒。司馬文王誅之。

晉會稽張茂字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一作推雅曰。君當為大郡守而不能善終。大象者大獸也。取諸其音。獸者守也。故為大郡。然象以齒焚其身。後必

為人所殺。茂永昌中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而取其郡。

鄧艾廟在京口新城。有一草屋。毀已久。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也。屋舍傾壞。君為治之。後訪之。乃知鄧廟。為立瓦屋。

晉明帝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遂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

好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

陶侃夢生八翼。飛翔冲天。見天門九重。已入其八。惟一門不得進。以翼搏天。闔者以杖擊之。因墮地。折其左翼。驚悟。左腋猶痛。其後都督八州。威果振主。潛有闕擬之志。每憶折翼之祥。抑心而止。

晉溫嶠至牛渚磯。聞水底有音樂之聲。水深不可測。傳言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耶。嶠甚惡之。未幾卒。

符堅將欲南師也。夢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征軍遠行。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象也。堅不從。卒以敗。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後如其言。

晉武太元二年。沙門竺慧猷夜夢讀詩五首。其一篇後曰。陌南酸棗樹。名爲六奇木。遣人以伐取。載還柱馬屋。

太元中。太原王戎爲鬱林太守。泊船新亭。眠。夢有人以七枚棊子與之。著衣襟。

中。既覺得之。占曰。樞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

晉荊州刺史桓豁所住齋中。見一人長丈餘。夢曰。我龍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自去耳。

晉義熙初。烏傷黃蔡於查溪岸。照射見水際有物。眼光徹其間。相去三尺許。形如大斗。引弩射之。應絃而中。便聞從流奔驚。波浪砰磕。不知所向。經年與件共至一處。名爲竹落崗。去先所二十許里。有骨可長三丈餘。見昔射箭。貫在其中。因語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死於此。拔矢而歸。其夕夢見一長人。責謂之曰。我在洲渚之間。無關人事。而橫見殺害。怨苦莫伸。連時覓汝。今始相得。眠寤患腹痛而殞。

晉太原郭澄之。字仲靖。義熙初。諸葛長民欲取爲輔國諮議。澄之不樂。後爲南康太守。盧循之反。自廣州。長民以其無先告。因騁私。惡收澄之。以付廷尉。將致大辟。夜夢見一神人。以烏角如意與之。雖是寤中。殊自指的。既覺。便在其頭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澄之遂得無恙。後從入關。賈以自隨。忽失所在。

義熙中商靈均爲桂陽太守。夢人來縛其身。將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之。須作衡陽。當取之耳。商驚寤。惆悵。永初三年除衡陽守。知冥理難逃。辭不得免。果卒官。

商仲堪在丹徒。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如能移我在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流下。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酌以酒食。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一云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

蔣道支於水側。見一浮查。取爲研。製形象魚。有道家符讖及紙。皆內魚研中。常以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遊湘水。過湘君廟。爲二妃所留。今復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支詰旦至水側。見罾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讖及紙。方悟是所夢人。棄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後人有過湘君廟。見此魚研在二妃側。

劉穆之東莞人。世居京口。初爲琅琊府主簿。嘗夢與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又嘗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爲舫。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天。既曉。有一老姥問曰。君昨夜有佳夢否。穆之乃具說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訖不見。後官至僕射。丹陽尹。以元功也。

景平中。穎川荀茂遠至南康。夜夢一人頭有一角。爲遠筮曰。君若至都。必得官。問是何職。荅曰。官生於水。於是而寤。未解所說。因復寐。又夢部伍至揚州水門。墮水而死。作棺既成。遠入中。自試恨小。卽見殯殮。葬之渚次。悵然驚覺。以告母兄。船至水門。過果落江而殞。喪儀一如其夢。

吳興沈慶之字弘先。廢帝遣從子攸之。賫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遂死。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荅云。鹵簿固是

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日。

臨川太守謝靈運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立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治音稚奉道之家靜室也

吳苑卷之七終

異苑卷之八

宋劉敬叔撰

明沈士龍
胡震亨同校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衣冠白冠形神修勵從者六七人遍擾居民欲掩害之。即有風雨郡兵不能掩。術士趙晃聞之往白郡守曰此妖也欲見之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疾至聞室中數十人響應晃擲手中符如風頃若有人持物來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隨復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旁其六七從者皆身首異處亦鼉鼉之屬。

樂廣字彥輔南陽滎陽人晉惠帝時爲河南尹先是官舍多妖恠前尹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不疑常白日外戶自開二子凱橫等皆驚怖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恠遂絕。

晉懷帝永嘉中徐爽出行田見一女子姿色鮮白就爽言調女因吟曰疇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佇如何遇良人中懷邈無緒爽情既諧欣然延至一屋女施

設飲食而多魚。遂經日不返。兄弟追覓至湖邊。見與女相對坐。兄以藤杖擊女。即化成白鶴。翻然高飛。爽恍惚年餘乃差。

晉太元中桓謙字敬祖。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岳一作中

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既輕快。人亦便捷。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逕入穴中。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謙後以門贖同滅。

太元中吳興沈霸夢女子來就寢。同伴密察。惟見牝狗。每待霸眠。輒來依床。疑為魅。因殺而食之。霸後夢青衣人責之曰。我本以女與君共事。若不合懷。自可見語。何忽乃加恥殺。一作歟。可以骨見還。明日收骨葬岡上。從是乃平復。

晉孝武太元十二年吳郡壽頌道志。邊水為居。渚次忽生一雙物。狀若青藤。而無枝葉。數日盈拱。試共伐之。即有血出。聲在空中。如雄鵠叫。兩音相應。腹中得一卵。形如鴨子。其根頭似蛇面眼。

吳郡岑淵爲吳郡時。大司農卿碑注在江東湖西。太元中。村人見龜載從田中出。還其先處。萍藻猶著腹下。

晉太元末。徐寂之嘗野行。見一女子。操荷舉手。麾寂之。寂之悅而延住。此後來往如舊。寂之便患瘦瘠。時或言見華房深宇。芳茵廣筵。寂之與女觴餽宴樂數年。其弟晬之聞屋內羣語。潛往窺之。見數女子從後戶出。惟餘一者。隱在簣邊。晬之逕入。寂之怒曰。今方歡樂。何故唐突。忽復共言云。簣中有人。晬之即發看。有一牝猴。遂殺之。寂之病遂瘥。

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卽平復。

晉義熙中。烏傷人孫乞齋。父書到郡。遶石亭。天雨日暮。顧見一女。戴青繖。年可十六七。姿容豐艷。通身紫衣。爾夕電光照室。乃是大狸。乞因抽刀斫殺。繖是荷葉。

晉義熙中。永嘉松陽趙翼。與大兒鮮共伐山桃樹。有血流。驚而止。後忽失第三

息所在。經十日。自歸。空中有語聲。或歌或哭。翼語之曰。汝既是神。何不與相見。荅曰。我正氣耳。舍北有大楓樹。南有孤峯。名曰石樓。四壁絕立。人獸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樓上。舉家叩頭請之。然後得下。

晉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爲赤莧所魅。始見一丈夫容質妍淨。著赤衣。自云家在厠北。女於是恒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莧。女手指環挂其莧上。芟之而女號泣。經宿遂死。

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女忽然失恠。出外毆擊人。乃自云。己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呪療。春以爲欺。恐百姓。刻期須得妖魅。翼日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卽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鼉自分死。冒來先入。慢與女辭訣。女遂慟哭。云失其姻好。於是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皆殺之。